

艺魂不陨 光照千秋

——记中国第一位共产党员画家韩乐然的传奇人生

■ 江影

1946年4月26日,一场画展在乌鲁木齐新落成的商业银行大楼开展,此展正是当日《新疆日报》展览启事中的“韩乐然先生西画展览”。一条启事也许不足为奇,但只要掠一眼启事上展览介绍人,就知此展不同凡响。包括张治中、宋希濂等27位新疆党政军商文教各界重量人物赫然在列。

《韩乐然先生西画展览启事》云:

“韩乐然……卢沟桥事变愤然归国,协助政府做国际宣传工作,复于公余之暇,漫游大后方各地,历年以来足迹遍川、陕、甘、宁、青诸省,大好河山一经濡染,遂觉天地壮观悉陈腕底,并旁及各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亦无不惟妙惟肖,别具风趣。顷以就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设计委员之便,束装来新,将以雄健之笔描天山瀚海之奇景,并广收各宗族之文物以介绍国内外……”

此展名义上是应新疆美术协会、新疆文化服务团之请,实际上是韩乐然筹划运作的入疆第一件大事。一方面以此自报家门,向新疆各界展示了自己艺术实力,将内地介绍给新疆;一方面借重政治力量,扩大影响,为新疆之行敲开大门。尽管展览期间碰上阴雨天气,但三日观众超3000人,热度不减,报纸长篇报道展览盛况。

韩乐然早在1923年就读上海美专时期,就在蔡和森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美术界最早的朝鲜族党员,后到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和发展党团组织工作。他一手创办了东北地区第一个专业的美术学校:奉天美术专门学校,并与中共北方局派来的同志一道创建了东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奉天支部。1929年—1937年欧游八年,入“卢佛尔艺术学院”深造艺术,并与留法艺术家常书鸿、滑田友、王临乙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留法艺术学会。旅欧期间他积极参加旅欧华侨反日爱国运动,联合留法的中国东北籍学生签名发表《中国东北四省法国同学宣言》,揭露日帝以伪满洲国名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他以《巴黎晚报》摄影记者身份,专访“西安事变”后在法国考察的杨虎城将军,参与法国共产党中国语言支部的活动,考察了西班牙内战,并以画家身份游历西欧各国。1937年,韩乐然回国到武汉加入由



韩乐然 哈萨克妇女捣米 水彩 1946年

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任党组成员,活跃在抗战宣传一线。1939年,他接受党的指派,在李济深负责的“国民党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担任少将指导员,督查晋东南国共两军合作,还秘密开展国民党高级将领和进步青年的工作。1940年,他被国民党宪兵队秘密逮捕,关押三年。

出狱后的韩乐然把广阔的西部大地作为他施展艺术才华的舞台,开始了西部艺术拓荒的开挂人生。1944—1947年短短三年,他的行迹西至青海塔尔寺、南至甘南夏河拉卜楞寺、北沿河西走廊到敦煌,又两赴新疆,遍访天山南北,写生作画200余幅。他将画笔对准西北各族劳动人民,表现他们的劳动生活,感情真挚,风格质朴。他画了汉族工人在修筑天兰铁路,维吾尔族牧民在放牧,哈萨克族妇女在捻羊毛,藏族妇女在背水,蒙古族妇女在剪羊毛,回族农民在灌溉。这些各民族生活画卷是各民族团结一致、守望相助的美好写照,不仅透出画家深厚的人文情怀,也寄寓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想的祈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6年,韩乐然在乌鲁木齐举办完个人展览后,旋即到吐鲁番。在三堡韩乐然主持考古挖掘,所得高昌年号中延昌、延和及唐贞观乾封、咸亨、开耀、开元等8块墓志,木乃伊5具以及纸质文书、织锦残片等文物。后到库车的

库木土拉,又到拜城详细考察了克孜尔洞窟。1947年,韩乐然携助手陈天、赵宝琦及山丹培黎学校两名学生第二次入疆,在克孜尔千佛洞进行了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有计划完成克孜尔石窟编号、临摹、挖掘、整理工作,共计临摹壁画30余幅,整理编号75个壁画窟,并做摄影及图案记录。在考察即将结束时,又挖掘出一个被流沙掩埋的洞,编为特1号洞。此石窟壁画上发现有婆罗谜文字题记,被美术史视为具有研究克孜尔石窟壁画年代坐标意义。因所带器材用完,韩乐然决定回兰州补充材料。离开前,韩乐然在一面无壁画的洞窟石壁上刻下了著名题记。韩乐然不畏艰险,深入穷山深谷进行克孜尔石窟艺术考古具有首创之功,他是第一位研究克孜尔壁画的中国画家。他还计划用五年时间对新疆历史遗迹做有系统的挖掘整理,然后建立一座西北博物馆,不幸因飞机失事,赍志而歿。韩乐然去世震动西北各界,《新疆日报》《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和平日报》发表追悼专刊,兰州和迪化分别举行追悼会,西北军政要人纷纷题词悼念。1956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首批《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明示“韩乐然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韩乐然在西北通过绘画、考古广交友朋,开展统战和民族团结工作。韩乐然在西北写生,每到一处很快融入到人民群众中。第一次去克孜尔发现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缺医少药,第二次去克孜尔就买了许多药带去。他在西北也随时随地得到支持。韩乐然第二次到克孜尔,维吾尔族老房东像见到久别的老朋友一样,把仅有的一间完整的住房腾给他住,自己一家则住到另一间没有房顶的屋子里。韩乐然知道后,立刻出钱让他买了木料,盖好了房顶。当乐然一行离开时,维吾尔族农民依依不舍,一直把他们送到克孜尔镇。

今天我们回顾韩乐然革命与艺术人生,在赞叹其短暂传奇的一生取得的不朽的功绩外,深深感到“进步与成功是血痕斑斑的路程,他是艰苦的,今日我们所能享受的文明并不是投机取巧而掠得来的,而是文化战士们历经惨痛战斗而得的积累。(韩乐然)”这句话的意义。

东风西渐与东西互鉴

——读周建朋《20世纪初中国绘画在欧洲的传播与接受潮流》

■ 支英琦

纵观艺术交流历史,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当中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而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中的典型代表,中国书画艺术因其散发着独具特色的迷人魅力而吸引了无数西方画家和收藏家的眼球。从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潮流风行,到20世纪初延续至今的以中国画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备受推崇,可以窥见古老的东方文化对西方绘画艺术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审美的融合与文明互鉴。

其实,有关中国绘画在欧洲的传播与融合研究,已经有不少可资借鉴的案例。然而仔细浏览就会发现,很多研究成果存量巨大却极其零散。中国绘画艺术与欧洲绘画的关联、以及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需要有人打通和归纳。令人欣喜的是,周建朋教授在其最新研究中切入新视角和新方向,溯源回流,旁征博引,为当今中国文化国际交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新境。

论述中,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中欧文化交流与互鉴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作者着力从中国绘画向欧洲的流向和收藏体系、“日本主义”对欧洲中国绘画接受的催化作用、从“日本主义”转向对中国绘画的关注三个方面,探讨20世纪初中国绘画在欧洲的传播和接受潮流,对彼时历史语境及文化缘由进行反观。同时,在论述中,作者引经据典,将生涩的理论概念从千头万绪的学说、理论中抽离出来,进一步明确化、系统化,从而绘就了一幅中国绘画在欧洲蔚然成风的路径图。

其实,中国绘画艺术与欧洲绘画艺术有着各自独特的美,中国绘画注重对意境的表达,西方艺术主要追求塑造三维立体形象。虽然中国绘画与欧洲绘画在方式和语境上各成一脉,但中国绘画艺术中渗透的东方文化的魅力,深刻影响着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审美。而随着大量中国艺术品流入欧洲,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和整理蔚成风气,他们不断探索神秘而惊艳的东方文化,并在汲取东方文化的精华中不断提升自身对美的认识。

周建朋无疑是一位具有着中国文化自豪感和使命感的研究者,他在著述中将20世纪初中国绘画在欧洲的传播与接受潮流,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溯源并轨,认为中国元素具备着独特的特色和魅力,中国文化为世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思路。因此,在中国绘画大量流向欧洲及欧洲中国画收藏体系的建立过程中,经历了从外在形态的欣赏到内在精神敬仰的嬗变,这种“转向”实际是对中国文化艺术更深层的认识导致的,与其说是转向不如说是对东方文化认识的深化。作者浓墨重彩地论述了一度流行于欧洲的“日本主义”对中国绘画接受的催化作用,认为藉由“日本主义”,欧洲人开始对东方艺术形成一定的概念,对画面的纯粹性、平面感以及情感和观念表达的方式及画面的氛围形成一定程度的熟悉感和适应性,从而完成了欣赏中国绘画在知识上的准备,调整了欣赏的角度,丰富了趣味的多样性。以“日本主义”作为跳板和过渡,更好

地进入中国绘画的内部,把握其在形式语言、情感表现方面的精髓和美的实质。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本身是一位研究型画家,他长期致力于传统中国画的传承和创新,在传统绘画图式、笔墨和情境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借鉴欧洲以及西方艺术的色彩、透视等元素,并且在创作实践中融会贯通,在画面构成中追求物我合一而带来的平衡、宁静和空灵明净。他认为潜藏在画面之中的文化精神,才是中国绘画的灵魂所在。所以,作者认为欧洲对于中国绘画的追捧,其实是从更深层次领悟了中国画蕴含的东方哲学的奥义之后,是在审美的维度上对中国文化甚至东方哲学的进一步认识和感性体验。

书中出现了上百处中欧艺术交流的场景回放和出自几十位中外学者的著述引用,可见作者治学之严谨缜密。另外,身为美术学博士的周建朋具有深厚的美学修养和文学功底,文章恰如其分地表现主旨要义的同时也更能表达作者的情感态度。

在中欧艺术交流的漫漫历程中,俯拾皆是的故事情节终会等到有人去主动聚拢和梳理。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这就是一项为使命而作的研究。在当下,西方世界对于以中国绘画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收藏与研究方兴未艾,周建朋教授的这一著述无疑为众多探索者提供了一个可作指引的路标。